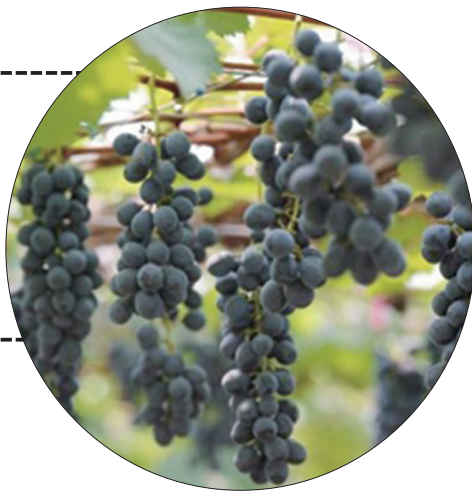


从《长安三万里》揭开历史

葡萄伴随中国人走过千年岁月

最近热映的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中，高适用葡萄酒染红了纱布，假装受伤，并且故意放跑了俘虏，最终“示敌以弱”战胜了吐蕃大军。这场戏中的葡萄酒，成为了“关键道具”。中国人吃葡萄、饮葡萄酒的历史从何时开始，现代人又是如何进行葡萄育种的？近日，记者来到江苏省农科院，葡萄创新团队研究员王壮伟介绍了葡萄种植、育种的故事。



葡萄美酒

文人雅士钟爱的琼浆

传说，汉代时张骞通西域，把葡萄种子带回了长安。那么，中国人吃葡萄的历史是从汉代开始的吗？“我国是葡萄属植物的起源地之一，其实中国人种植葡萄的历史很久远，只不过早期种植的都是本土野葡萄。”王壮伟介绍，距今9000年至7000年的贾湖遗址、距今约5000年的良渚遗址都有中国原产的葡萄种子出土，张骞的功绩在于带回了口味更甜的欧亚种葡萄，现在广泛种植的葡萄大都来自这个种群。

到三国时期，魏文帝曹丕称赞葡萄，“甘而不饴，酸而不脆。”在文人雅士眼

中，葡萄成了非常高雅的水果。唐代时，人们对葡萄的喜爱，蔓延到生活的细节中。如今收藏在西安博物院的唐代金背瑞兽葡萄纹铜镜，就是用葡萄纹作为装饰。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在少年李白的服饰上，也还原了“葡萄纹”的细节。李白的白色袍服叠穿了紫色翻领，衣领之上的葡萄纹，正是出自敦煌壁画的图样。

历史上，李白确实是葡萄的忠实粉丝，对葡萄所酿的美酒更是称赞有加。他在《对酒》中写道，“葡萄酒，金叵罗，吴姬十五细马驮。”葡萄酒，指的就是今天的葡萄酒。金叵罗则是一种金制的酒器。在文

人的笔下，葡萄渐渐带上了丰收、富裕、甜美、浪漫的文化色彩。唐代文学家刘禹锡也曾作诗赞美葡萄：“我本是晋人，种此如种玉，酿之成美酒，尽日饮不足。”

不过，随着葡萄育种技术提升，酿酒、鲜食的葡萄培育出了不同的品种。王壮伟介绍，通常酿酒葡萄的果粒较小、果皮较厚、有葡萄籽、糖酸含量较高，这些特性赋予葡萄酒更多酚类物质和单宁等风味物质。目前，全世界可以酿造上好葡萄酒的葡萄品种只有约50种。其中，青绿色、黄色的品种，主要用来酿制起泡酒和白葡萄酒，紫色、红色葡萄酿造红葡萄酒。

古人画葡萄专挑紫的

现代人吃葡萄不挑颜色

在流传至今的各种文物上，葡萄几乎都是以“紫葡萄”的形象出现。比如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掐丝珐琅葡萄纹炉、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北宋玻璃葡萄，都是紫葡萄的样式。中国古代没有青葡萄吗？

王壮伟介绍，其实青葡萄、紫葡萄在古代都有种植。她推测，古人更喜欢在画作、器皿上绘制紫葡萄，很可能是紫色带有富贵的寓意，因此更为讨喜。同时，在艺术呈现时，紫葡萄有绿叶衬托，色彩显得更为丰富。因此，传世作品

中，现代人看到的往往是紫葡萄。

现代人对葡萄的颜色并不挑剔，如今市面上青、紫、红、黑各种颜色的葡萄都有销售。消费者在采购时，往往是更注重葡萄的甜度、果香风味等指标。而推广种植时，果农则是看重葡萄的抗病虫害能力、种植养护难度。因此，农业科技工作者在葡萄育种时，也多是朝这些目标努力。

王壮伟介绍，近年来江苏省培育的葡萄新品种包括紫金早生、紫金红霞、紫金秋浓、紫金香莎等。其中，紫金早生属于早熟品种，一般在6月底7月初就

能上市，比常规葡萄要早成熟半个月左右。由于其个小，香味浓郁，颜色与蓝莓相似，消费者也称它为“蓝莓小葡萄”。虽然这个品种的产量不是很高，但因为上市早，抗病性好，生态无农药栽培的果品售价可达百元每公斤。

“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‘紫金红霞’，这葡萄酸甜比恰到好处。它的肉质较脆，甜而不腻，粒大汁多。”王壮伟介绍，紫金红霞还具有成熟期早、抗病性强、不掉粒、耐储运等特点，因此也深受果农喜爱。

葡萄、提子傻傻分不清？

其实它们都是葡萄

水果店里，葡萄、提子长得差不多，可价格往往是提子更高一些。但在农科专家眼中，提子就是葡萄。王壮伟说：“我们在对葡萄种质的描述中，根据果肉质地，分为软、较软、中、较脆、脆、硬等，市民和经销商习惯把肉质脆、硬的葡萄称为‘提子’。这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叫法。”

基于科学的种群分类，葡萄可分为四大种群：欧亚种群、东亚种群、美洲种

群、杂交种群。其中，欧亚种群原产于地中海、黑海沿岸和高加索、中亚、西亚一带，目前世界各国栽培的葡萄，绝大多数都是与它相关。

美洲种群、东亚种群则是在抗病虫害、耐寒、耐湿热方面具有优势。因此，在杂交育种的过程中，农科专家往往会利用它们的特性，获得好养活又好吃的葡萄。

杂交种群则是葡萄种间杂交培养

出的后代。王壮伟举例道，“江苏大面积种植的巨峰葡萄，就是欧美杂交的品种。还有近年来流行的夏黑、阳光玫瑰，也都属于欧美种。”她介绍，葡萄育种主要采用杂交选育方式，还会应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、胚挽救培育、诱变育种等技术。随着技术手段日趋丰富，未来培育出的新品种，也将越来越多。

据《现代快报》

大揭秘

北宋后期通胀怎么办？

衙门齐种菜

如果您偶尔穿越到北宋后期的衙门办事儿，会发现不少政府机关坐落在一片绿色之中。走进去看看，墙角屋后，阶旁门边，也都绿油油，那是一畦一畦的蔬菜。

当时衙门种菜的规模，可以说要有多大有多大。公元1064年，英宗皇帝甚至为这事儿大发雷霆。本来么，衙门是什么地方？每一寸土地都是有编制有身份的，是国家权威的代表，神圣不可侵犯，怎么能自轻自贱地混迹于农田！

英宗明确要求：“今后诸处官员廨宇不得种植蔬菜出卖。”换成大白话，就是责令全体国家干部、大小政府机关一律不得种菜，更不许卖菜。随后，英宗又搞了个政策缓冲，在严令上留了一个后门，即在禁止种植、出卖之后，又补了一句“只许供家食用”。也就是说，不让卖，只让吃。据说是考虑到干部们的情绪和生活实际。

从这道禁令不难揣测出两点信息，第一，衙门种菜在全国遍地开花，十分普遍；第二，衙门种菜的主要目的是公开出售。

为什么呢？让我们用一组数据来说话。

大致在1096年前后，一斗米的价格浮动在60文左右，一般来说丰年50多文，灾年则会涨到90多文。然而到了20年后的1116年，在河北沧州，米价每斗就达到了120文。除粮食之外，再看绢的价格，20年前每匹1300文，此后达到了2200文左右，价格翻了将近一倍。此情此景之下，无论做工的务农的都发现挣的银子不够够花——毋庸置疑，令人心慌的通货膨胀就在眼前。

于是，衙门周围的空闲土地便被充分利用起来了。要说种菜成绩，比较突出的要数深州通判胡汲。

公元1097年，胡汲到深州做官，在他的动员带领下，竟然开垦出1600多畦的菜园子，史载“廨有菜圃千六百余畦”，每年卖菜可以实现营收200余万钱，如果折合成白花花的银子，足有16000余斗。再换一种计算法，当时一头活猪市价大概1400钱，胡大人开垦的这块菜园子一年就能长出1400来头肥壮的肉猪。

每年春耕，地方大小官员不必穿着汗衫儿到田间地头给老百姓示范，锄铲耙耢，衙门里一应俱全。断案子、批公文间歇就可以浇浇田，松松土，既锻炼了身体，又充实了腰包。

在宋朝，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也许只是一种美好的说法，“地里有菜贵似金”那绝对是美好的生活真实。

据《北京青年报》